



走进

zoujin

m

ingmen

Shijia

名门世家



大界名门世家

■ 主编 王云峰

远方出版社

走进名门世家

大界曾氏家族

主编 · 王云峰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界曾氏家族/王云峰主编.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7.10

(走进名门世家)

ISBN 978-7-80723-273-5

I. 大… II. 王… III. 曾国藩(1811~1872)—家族—
史料 IV.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8638 号

走 进 名 门 世 家

作 者 王云峰
责任编辑 张 宇 张 旭 敖登格日乐 王林霞 刘向武
装帧设计 黑马工作室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电 话 0471-4919981(发行部)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潮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840 千字
印 张 240 印张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标准书号 ISBN978-7-80723-273-5
定 价 1080.00 元 (全 30 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历史是一幅斑斓多彩的辉煌画卷，其内涵的深邃和丰厚，决定了对它的展示与欣赏可以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国史、方志、谱牒、家乘，乃至回忆录和口述史，无疑都是历史的载体，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而那些书写历史的人，不仅仅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更有令人敬仰的伟人世家、名门望族。这些家族的文化，是传统社会形态的基础，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和跨时代的社会功能。

为了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这些名门大家，熟悉这些伟大家族的崛起、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我们特意精心编写了这套《走进名门世家》丛书，重点介绍中外闻名的政治家族、实业家族、文学艺术家族等。这些家族曾经位尊权重，风云一时，它们的财富、地位、声望及志趣，对它们所处的时代及后世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些名门世家掌握着一定的社会资源，代表着一定的文明成就。它们的传奇故事，激励着大批年轻人积极进取的人生梦想。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世家不仅仅是一个个因富而贵的群体，它们中的多数人都是在远大理想的框架下实施人生规划，注重精神财

富，并对后代进行言传身教。比如《智力阿连德家族》中，介绍的内容与智利的历史息息相关：这个家族的众多成员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愿为智利的独立、自由和民主奉献一生。19世纪中叶，其家族成员就为反对欺压和奴役农民的大庄园主而展开斗争；而这一家族的风云人物萨尔瓦多·阿连德在1970年当上智利共和国总统。三年后，一场军事政变使该家族四海飘零，天各一方，让人读后不禁掩卷感慨世事的变迁。

展读本书，希望在帮助您了解和熟知这些名门家族的同时，还能激起您积极进取的梦想及永不言败的人生斗志。



引 子

大界曾氏家族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六世祖曾孟学于清初迁居湘乡大界，从此开始了大界曾氏世代繁衍生息的历程。

曾姓源远流长，是华夏一个古老而又兴旺的姓氏。像其他一些古老的姓氏一样，它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自黄帝至禹，凡六传，曲烈出，封于鄫，始以“鄫”为姓。又五十五传至时秦，其世子巫避乱奔鲁国，将“鄫”去掉右耳刀“阝”旁，正姓曾。巫五传至参，因以孝称，被孔丘收为弟子，即《论语》所称道的曾子，曾参也就正式成为被曾氏后裔公认的始祖。

曾参生于周敬王丙申年（公元前 505 年），死于周考王丙午年（公元前 435 年），葬于山东省嘉祥县南四十里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东麓。先是其“墓久已佚亡，不知所在”。明成化初年，山东守臣奏称，嘉祥县南武山一渔夫陷入了一个土洞，里面有悬棺一具，旁立石碑，上刻有“曾参之墓”四字。从此，曾墓得以公诸于世。明弘治十八年（1505 年），山东巡抚金洪奏请在此地修筑享堂、石坊，建成规模壮观的墓林。清同治五年（1866 年）夏，曾国藩奉命镇压山东一带捻军，行抵嘉祥境内时，特意拜谒宗圣曾子庙和曾参墓林，并“捐银一千两，以助祀产之资”。

历代封建王朝为了统治的需要，推崇儒学为正宗，规定孔、孟和颜渊的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专管祀典、祀产，而曾参的



后裔却未能享受这一殊荣。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世宗厚熄皇帝下诏,特封曾参嫡裔曾质粹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于江西,配赐祀产。清康熙皇帝御赐孔、孟、颜、曾四姓统一辈分派语,前后通贯不乱,全国同一。

曾参十五传至曾据,西汉永光年间受封为关内侯,因不满王莽篡权,携全族南迁庐陵。曾据三十传至曾坝,于南宋年间迁居衡阳唐福。曾坝十三传至曾友近,再四传至曾孟学。清顺治元年(1644年),曾孟学携家族迁居衡山白果,客居三十余年,再迁至湘乡荷塘二十四都,最后卜居沙溪石牌熊家湾,从此繁衍了大界曾氏。

大界曾氏家族自衡阳至湘乡,历经约六百年,“曾无人于科目秀才之列”,累世力农。曾孟学的曾孙曾应贞,是曾国藩兄弟的六十五世祖(即太高祖),勤于耕作,家境日渐丰裕,从而开启了大界曾氏繁荣昌盛之象。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曾国藩兄弟的一家	1
一 精于治家的祖父曾玉屏	1
二 远见卓识，教子有方的父亲曾麟书	3
三 勤俭持家的母亲江氏及其一家	9
四 中兴汉臣曾国藩	9
五 封疆大吏曾国荃	25
六 弃商从军的曾国葆	45
七 为清庭战死的曾国华	48
八 延续家风的曾国潢	54
第二章 曾国藩兄弟的家族（上）	58
一 忧民爱国的外交家曾纪泽	58
二 曾纪鸿及夫人郭筠	67
三 曾纪静及丈夫袁榆生	71
四 曾纪耀及丈夫陈松生	73
五 曾纪琛及丈夫罗允吉	77
六 曾纪纯及丈夫郭依永	80



七	曾纪芬及丈夫聂缉繁	83
八	曾纪官及夫人刘鉴	88
第三章	曾国藩兄弟的家族 (中)	94
一	文武兼才的曾广钧和他的夫人陈氏	94
二	外交使臣曾广铨和他的夫人李氏	98
三	从官吏到基督教徒的曾广钟	100
四	著名的爱国化学专家曾广铎	103
五	曾广珣的丈夫吴永	105
六	维新变法的斗士曾广河	109
七	曾广珊和她的丈夫俞明颐	112
八	忠义双全的曾广江	116
第四章	曾国藩兄弟的家族 (下)	119
一	女子教育家曾宝荪	119
二	知名教育家曾约农	132
三	考古学家曾昭燏	142
四	曾昭抡和他的夫人俞大綱	147
五	曾宪植和她的丈夫叶剑英	152
六	名扬海内外的画家曾厚熙	156
七	文史功底深厚的学者曾宪楷	158
八	著名的骨科专家曾宝菡	162
第五章	曾国藩兄弟后裔辑录	165
一	曾国藩后世传人录要	165
二	曾国潢后世传人录要	175
三	曾国荃后世传人录要	178



第一章 曾国藩兄弟的一家

一 精于治家的祖父曾玉屏

曾国藩兄弟的祖父曾玉屏又叫曾星冈,字兴欧,行三,清太学生。生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死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由于曾国藩拜相封侯的关系,诰封为宪政大夫、荣禄大夫;诰赠为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一等威毅伯。配王氏,诰封为一品夫人,诰赠为一品侯太夫人、一品伯太夫人。生有三个儿子:毓济、毓台、毓驷。曾国藩兄弟为其长子毓济所出。

曾星冈在其父亲曾竞希时,家道逐渐富裕,他虽从小接受过家训,知勤奋耕读才是根本。

他曾对曾国藩等孙辈说:“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这种坚持“亲耕”劳作的观点,对于曾国藩兄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曾氏兄弟五人,始终留下曾国潢一人在家乡管理家务,从未放弃过由曾星冈制订并流传下来的以耕读为本的家风。

曾星冈从劳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治家之法是“早、扫、考、宝、书、蔬、鱼、猪”。这有关治家的八个字,不仅被曾国藩兄弟继承,并且经过体会对之进行了具体的解释。据曾国藩在家书中说:“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

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曾国藩尽管转徙各地从政、治军，公务异常繁忙，但一有空闲即坚持在衙署后院辟地种些瓜果蔬菜，在锻炼筋骨的同时，体会体力劳动的滋味。如他曾在安庆军营、两江总督署和直隶总督署内置有菜地，时常干些轻微的体力活。在他的带动和要求下，曾家妇女也坚持纺纱、做衣、做鞋，以此遵守祖父定下之家法。

曾星冈自中年时起不仅治家有法，而且在做人方面处处力求为子孙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他经常训导自己的子孙说：“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对于周围那些“孤嫠衰疾无告者”，要尽自己的最大能力，“随时图之，无不小补”。因此，当他逝世之后，“远近感唏，或涕泣不能自休”。曾国藩曾在家书中回忆说，他的祖父“昔年待人，无论贵贱老少，纯是一团和气，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犹为凜不可犯”。曾星冈曾反复教导他的子孙辈要以“懦弱无刚”四字为耻。人生在世，重要的在于“自立”。要自立，就“必须以屈强之气”自任。并且常用异常通俗的语言说道，“晓得下塘，须晓得上岸”，要时时以“怕临老打扫脚棍”自谨。这种言谈，无不对他的儿孙辈立志为学、为人处世、治事做官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曾国藩所说：“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

大界曾氏家族自元明迁居衡阳数百年间无专祠。曾星冈于此时为首倡建了曾氏祠堂。关于建立祠堂的目的，曾星冈的用意在于，世人都相信神灵，而他认为“神之陟降，莫亲于祖考”。所以他主张“独隆于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阙焉”。他的理由是，后世虽穷，而礼不可不讲；子孙虽愚，而家祭不可从简。

曾星冈所创立的以“耕读”为本的家法，除了重视农作之外，本身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内容，即主张子孙必须读书明理。他“早岁失学”，故“壮而引为深耻”。到了四十七岁时，他已是儿孙满堂，因而对于儿孙辈的读书受教育看得非常重要。他在重视家教的同时，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常常将一些饱学之士请到自己家里来做客，以直接督教的方式或借助他们的言谈来影响曾家子弟。曾星冈认为读书是为了明理、为了做人，而不单纯是为了做官，同时“耕读”二者不可偏废。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曾国藩通过寒窗苦读金榜题名，跻入翰林之列，曾星冈立即冷静地告诫其子曾麟书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星冈本人则每天坚持下地种菜、拾粪，仍不丢弃“勤俭”之家风。同年底，曾国藩奉命启行北上进京入教馆。临行前，特向祖父请示教训，曾星冈于是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曾国藩对祖父的叮嘱时刻铭记在心，至死尚未忘怀。他后来反复告诫其子弟说：“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伐皆有世德明训，唯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因此，尽管曾国藩后来形成的家训理论和方法体系主要是其独创发展的结果，但其来源可以从曾星冈家训框架中窥见深深的痕迹，受曾星冈家训启发是不可低估的。

二 远见卓识，教子有方的父亲曾麟书

曾麟书，字竹亭，派名毓济，是曾星冈之长子。他生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死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原葬湘乡荷塘二十四都蛤背周壁冲（今双峰荷叶镇），后改葬于湘乡二十九都台



洲道士峡(今双峰石牛乡)。因曾国藩兄弟扶持清廷有功,诰封为光禄大夫,诰赠为建威将军、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一等威勇伯等。

曾麟书自幼受到其父曾星冈的严格家训,指望他读书以猎取功名,“穷年磨厉,期于有成”,但他天资愚钝,“平生劬劳于学,课徒传业者盖二十有余年”,考过十六次童试,都是名落孙山,直至四十三岁那年,“始得补县学生员”,仅比他的长子曾国藩早一年入县学。他自知才短,无望跻身仕途的更高阶梯,逐“发愤教督诸子”,将光大门第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兄弟的身上。

曾麟书很重视对其子弟的基础教育,并且督课非常耐心细致。他常对曾国藩等人说:“吾固钝拙,训告尔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曾国藩兄弟五人,从小就在其父的严格训导之下刻苦读书,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家学根底。据曾国藩回忆说,他自八岁起就在父亲执教的家塾里读书,直至二十岁那年才离开家乡,到衡阳唐氏家塾去求学。儿时父亲循循诱教的情景,他无时不铭记在心:“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下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其视他学僮亦然。其后教诸少子亦然。”

曾麟书反复告诫其子弟,要明白读书是为了光大曾家门弟,是为了尽忠报国,是为了做一个明理君子的道理。他认为,读书要有收获,有长进,首先贵在于有恒。他说,“有志进取,亦是圣贤”,如果有志,就能读好书,就能做到“代圣贤之言,孝弟之心,仁义之理,皆能透彻”。他特别嘱咐曾国藩等人,只管专心读书,其他事情一概不要去考虑。他曾分别给应考的曾国葆、曾国荃、曾国华兄弟去信,要他们“临切揣摩墨卷,一心读书,切莫分心外务”。因为心志不专则业不精,“心驰于外,则业荒于内。此不可不知所戒

也”。他甚至要求已经在京城做官的曾国藩，在祖父去世后不必回归，家中一切不必挂牵，“嗣后尔写信，只教诸弟读书而已，不必别有议论也”。对于子弟们在学业上的每一个进步，每一点收获，曾麟书总是因势利导，给予鼓励。曾国葆在其兄曾国华的帮助下文章大有进步，曾麟书立即写信给曾国藩说：“读者专斋发愤，教者亦善于引导，可谓兄友弟恭，相与有成。”只要曾国藩兄弟专心于学，并且学有长进，曾麟书总是为他们多方创造一切条件，从不吝惜钱财。在当时，曾麟书两兄弟继承了父亲曾星冈艰苦创业得来的较为富裕的家产，但他要负担五个儿子读书所需的费用，经济并不十分充裕。但只要是儿辈读书所需，他都尽力资助。有这么一件事，足见曾麟书送子读书的苦心。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进京会试及第二年的恩科都未考中，此时他因“囊中告罄”只好南归返乡，再作努力。途经金陵（今南京）时，他向同乡人睢宁知县易作梅借银一百两，擅自做主购买了一部二十三史，回到家里后起初还不敢向父亲禀报。不久，曾麟书得知事情原委，不仅没有责怪儿子，还对曾国藩说：你借钱买书，我不惜为你弥缝，但望你能“悉心读书”，学业有成，才不负我的一片苦心矣。曾国藩“闻而悚息”，从此闭门不出户，早起晨读，直至中夜而休，泛览诸子百家，用功较前特勤。一年后再次赴京会试，终于以第三十八名中考，殿试又取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后来，曾国藩还把其父“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的话语写在自己的日记里，并自订计划：“嗣后每日点十叶，间断不孝。”

曾麟书从自己多次应试的实践中认识到，要光大门第，金榜题名，不可不讲求读《四书》《五经》，不可不讲究制艺文字，不可不讲究作八股文或时文。他在家书中反复训导曾国藩兄弟，一定要



把这一层道理弄明白,刻记在心。否则就是不务正业,就会白费苦心,徒劳无益。他说:“朝廷立法数百不易者,唯制艺耳。”(笔者按:制艺,即根据儒家经典之意应付科举考试)他不仅要求儿辈重视制艺之作,而且谕嘱曾国藩,“此后教纪泽读书,定要作八股”,(笔者按:八股即制艺文章。明清科举考试的文体之一,因题目取自于四书,所以又称为四书文)“本朝以文章诗赋考言,以字迹端方取士,实属不易之良法。尔教子宜急救做文章、学小楷,慎勿以予言为非,鄙而勿听也”。这就是说,要实现金榜高中,做好文章,写好字,是必经之要途;而要做好文章,就必须熟读《四书》和《五经》,它不仅可以使入明理达礼,更重要的是可以应付严格的科举考试。曾麟书曾语重心长地对曾国藩说:“《四书》文章亦宜讲究,代圣贤立言,正可以发其孝弟之心,仁义之理,所关正大,不可忽略。”(笔者按:孝弟,又作孝悌,弟同悌,意即孝顺父母,友爱兄长)对于曾麟书的苦心教导,曾国藩兄弟均是谨守不一。尤其是作为长子的曾国藩,在教育子孙辈读书做人等问题上,总结了祖父和父亲所制订的一整套方法,而且加以继承和发展,在家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自清咸丰元年(1851年)揭举义旗于广西金田村之后,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于次年入湘过道县、占郴县、攻长沙。湘乡境内会党在太平天国反抗精神的影响下亦揭竿而起,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了冲击。对此,曾麟书心急如焚,坐卧不安。他除与本县知县朱孙貽、乡绅刘东屏等组织乡勇前往镇压农民起义之外,还多次写信给在京城做官的曾国藩,向他说明“匪情”,并表示要继续招募乡勇,以“卫吾道”,希望他“赞襄庶政,矢慎矢勤,以报皇恩于万一”;官阶愈高,“接人宜谦,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早在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星冈病故之时,曾国藩意欲回家奔丧,曾麟书则去信要他安心做官,不必南归故里:“努力图报,即为至孝,何必作归家之想。”“祖父生前爱尔特甚,以尔受国厚恩,必能尽心报效。尔今日闻讣信,能体祖父此意,即所以孝祖父,毋以感伤之故而更系念于予夫妇也。”曾国藩在咸丰元年致曾国荃等人的信函中提到:“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报国,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曾国藩念及家人安危,遂有请假归家之念,曾麟书又去信叮嘱他不要顾及家中小事,应以国家安危为重为急务。他告诫曾国藩说:“官秩是朝廷所颁,职分是己躬所尽。尔今所任礼部侍郎兼署刑部侍郎,礼部位清贵,刑部事繁重,君恩厚矣。唯日孜孜尽力供职,以报塞于万一,即是尽孝之道,何必以予夫妇为念而有归省之辞也。”他还教导曾国藩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做官者,不问官秩之加不加,只问职分之尽不尽,庶外可以对吾君,内可以对吾亲”,“盖官秩愈高,则职分愈重。念兹在兹。恪供尔职,乃可以对吾君而无愧于为臣尔”。你在信中谈到,今冬有省亲之举,希三思而行,不可只顾私念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孝经》云中以事君,谓中年时竭力做好官,即是为孝。尔年四十一岁,正是做官之时。为朝廷出力,以尽己职,以答皇恩,扬名显亲,即不啻日倚吾夫妇之侧,何必更念南旋孜孜焉”。现今各地匪患昌炽,尤其“发匪”横行桂、湘、鄂诸省,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切莫存有思亲之情、归家之念,“当此时事维艰,宜为君上分其忧于万一。进言可有益于时事,皇上圣明采用之,亦未可知。又,劝同寅各抒所见,以呈奏皇上集群谋而用,教匪不难除矣”。所以,关于南归不南归的问题,要“视时势之可不可”。我在家中本无定



见,觉得全力组织团练,“保全一方,亦草野之臣思报君恩于万一耳”。曾国藩遵循父训,没有立即请假南归,实心任事于前。正当他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奉旨充当江西乡试正考官之际,传来了其母逝世的消息。主考完毕曾国藩即请假回籍奔丧,于九月间抵达老家大界。此时,太平军正在发起围攻长沙城之战。长沙解围后,湖南巡抚张亮基于是年冬加紧调集各地团练设防。武昌被太平军占领后,张亮基以上谕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练团保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为由,致函曾国藩速赴长沙任事。而曾国藩起初并不愿意出山,要守丁忧之制尽孝,后经其父曾麟书的劝导以及好友郭嵩焘的坚请,才毁弃前折,赴长沙与张亮基筹商一切。清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练军衡州,拟于次年初出征湘鄂赣。行前,曾麟书为自己深居草野,不能参与国事而感到遗憾,便亲自撰写一副既抒发己志,又激励儿辈的对联,由曾国藩手书: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紧接着曾麟书又先后令季子曾国葆、三子曾国华、四子曾国荃招募团练,加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行列。的确,曾麟书那种尽忠报国、誓与农民起义军为敌的思想言行,对曾国藩兄弟“墨经从戎”的举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曾国藩后来所指出:“虽事有天幸,然亦赖先人之孝,尽驱诸子执戈赴敌之所致也。”

这既是曾麟书对曾国藩兄弟尽忠国事的写照,也是他对本人一生付出辛劳所得结果的概括。曾麟书的家教目的、方法及其成效,经曾国藩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内涵丰富、方法实用、成效显著曾氏家训体系,在曾氏后裔身上得到了圆满的体现。